



乡村权把会

◆赵林祥

“立夏十日三样黄。”小满前后，关中农村的大麦、油菜、紫皮蒜相继成熟，大田里的小麦刚刚黄了梢儿。在开镰收获前的十天半月间，乡村权把会就热闹起来，成为夏收前乡村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and 一幅久负盛名的民俗风情画。

权把会是机械化普及之前，农人为采买各种夏收用具举办的物资交易会，至今在乡间还延续着。在地域广阔的西府农村，不仅离县城远的小镇过会，一些人口多的偏僻自然村也自发办会。一般从农历四月开始，各地权把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家乡漳水河北原上的寺头会刚完，河南边碛雍原上的高庙会接茬开场，麦不营、故郡镇南北两原的古会尚未完，枣林镇、蒲村镇的权把会接踵而至，一直延续到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年一度的权把会，拉开了乡村夏收大忙的序幕。

久负盛名的岐山县枣林镇权把会，群众又称为“四月八会”。小镇仅有的一条东西街道，会期前几天就被临近十里八乡的手艺人、小商贩用白石灰圈地占了位置。在五天的权把会上，毗邻扶风、眉县等地赶

会的乡民携幼扶老，从四面八方沿着乡间小路汇入镇区。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拥挤得水泄不通。大街小巷，摆摊的小贩、卖吃食的摊点，见缝插针充塞于各家各户的门前道旁，花衫衫、黑凉鞋、红肚兜之类的时令小物品，花花绿绿、琳琅满目，招引游人驻足，购之为快；凉粽子、热油糕、炸麻花等风味小吃，色香味俱佳，惹得大人、娃娃流连忘返，纷纷上前品尝。街西唱大戏，街东耍杂技，小影院、马戏场等临时搭起的娱乐场所，占据了街边的空地，喧嚣声不绝于耳，令人应接不暇。就连村外干涸的池塘、废弃的壕沟，都成了家畜交易市场，猪叫羊咩牛踢腾，好不热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权把会上最显眼的，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农具。割麦的镰刀、扎车的绳子、磨刀子的镰石、扬场的木锨、起场的权把、过麦粒的筛子、晾麦的晒把、收场的推把、装麦的口袋、盛粮的麦包、牛笼嘴、驴眼罩、粮虫净，还有农人出门必备的遮阳草帽、擦汗的毛巾、防暑的人丹、降温的清凉油……所有夏收必用的农

资、物品、药品，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赶会的农人大多是全家倾巢而出，先逛街，后看戏，瞧罢杂耍喝豆花、吃面皮，再来一老碗葫芦头，打着响亮的饱嗝奔向摊点，一改往日讨价还价，捡起中意的家什，豪横十足的票子一扔，扭头便走。赶会的每个人都是空手而去，扛着家具满载而归。农人都明白：夏收是农业的大头，众多不得不备的物件万万不可缺少，农具用时方恨少，为几个小钱耽搁一料农事得不偿失。

乡间每年一度的权把会，热热闹闹极具人气，给了农人夏收前难得的休闲娱乐。置齐了农具的庄户人，在布谷鸟“算黄算割”的声声催促中，手提镰刀，急不可耐地扑向田野，甩着汗珠儿开始收获一年的喜悦……

兴盛在西府农村的权把会，历史悠久，长盛不衰。这些或大或小的传统古会，延续着农耕文明的辉煌盛况，活跃着农村经济，续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篇章。

烟火气

◆伍柳

晚饭后出门散步，在附近广场上，常见的几个戏曲爱好者在声情并茂地演唱。散步至此，总要停下来。虽然自己不懂戏曲，但每每都愿意感受那种演唱的氛围。头上星空，有一弯明月，星光、月光下，是自发围成的观众圈。一曲终了，观众会报以掌声和叫好声。

散步、听戏，成了不少人夜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那几位戏曲爱好者没有出场，我走到这里还会习惯地停下来，跟熟人打听一下今晚还有没有演出。确定没有演出后，我会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回到家，我和妻子说起这事。妻子说，这么喜欢，不如看电视里的戏曲频

道，天天都有大戏。我也知道，电视里能唱大戏的都是名家名角，那确实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看了几次电视中的戏剧表演，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总有种不满足的感觉。

这天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走向广场，边走边想，但愿今天不虚此行。果然，远远地就隐隐传来那熟悉的声腔。紧走几步，见观众已围了个半圈。这里不必像在剧场里正襟危坐，听得入神时，可以跟着哼上几句，然后大声叫好。至于演员们，不管观众多少，他们都很投入地演唱——即使是自娱自乐，也是一种享受。

细细想来，人们之所以喜欢在这里听戏，是因为这里有一股人间的烟火气。它离我们很近，时刻缭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



母亲的豆腐摊

◆黄双双

儿时，母亲为了养活我和妹妹，干过很多营生。其中最辛苦的，要数那个豆腐摊了。

那时我们还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母亲在门口搭了个简陋防雨棚做豆腐。

每天凌晨4点不到，母亲便起身到院子里干活：洗黄豆、磨黄豆、压豆腐、炸豆泡……尽管母亲已经轻手轻脚了，可机器的轰鸣声还是会吵醒我，也会吵醒邻居。所以有时半梦半醒中，都会听见邻居的抱怨声：“大清早，吵死了！”每每这时，母亲便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啊，马上就好了。”

当热气腾腾的豆浆香味飘进梦里时，我便知道该起床上学了。洗漱好后，母亲正把几层压好的豆腐、一桶鲜豆浆，还有一篮子炸豆泡吃力地搬运到三轮车上，准备出摊。不一会儿，母亲便骑着三轮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处。

饭桌上放着一大盆豆浆，还有一碗炸豆泡，那是我们的早餐。外婆会把豆泡掰开一个角，倒些酱油进去，然后塞进我们嘴里。豆泡的油香混合着酱油的鲜美，简直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美味。可每次吃豆泡，外婆都要在一旁嘟囔：“这么好的豆泡拿来吃，真是可惜了。”

原来母亲每次炸豆泡，都会有些个头不均匀或是炸糊了的。外婆觉得那些才应该留给我们姐妹俩吃。可每次，母亲都把那些炸坏的留给自己，而炸得饱满金黄的，则分给我们吃。

放学后，我和妹妹便手牵手去豆腐摊找母亲，陪着她一起卖豆腐。有时我们会喊饿，母亲便挑出几块豆腐送到隔壁卖卤菜的摊子，换来几块猪耳朵或是一小碟卤菜，然后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吃下。每次我把卤菜送到母亲嘴边时，她都摇摇头说自己不饿。

上幼儿园时，我和妹妹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我们兴奋地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母亲很高兴，可马上一脸歉意地说：“我要去卖豆腐，可能没办法来看你们。”虽有些失落，可较早懂事的我却理解母亲的难处。

然而，在演出即将开始前，母亲竟然蹬着那辆小三轮车来了！我喜出望外。那天，我们特别卖力地在舞台上跳舞，母亲在台下拼命鼓掌。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不想错过我们的初舞台，特意提前收摊来看我们表演。为此，还剩很多豆腐没有卖完，被外婆念叨了好几天。

如今，我还经常会想起那个豆腐摊。那段日子确实很苦，可我却甘之如饴。因为不管日子多难，只要有母亲在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

山居 (外一首)

◆何军雄

故土情怀。风的走向
会时刻惦记着故乡
徒步于山野，往事如烟
漂泊成一种乡愁
沿山路的崎岖抵达内心

故乡就是一粒种子的根系
穿越过满山遍野
从一缕炊烟里摄入异香
思念的风，刺透脊梁
让异乡的游子倍感亲切

久居山林。乡村田园
蘸一点水墨丹青的彩绘
勾勒出一幅绝世画卷
故土始终在心上
缠住一亩三分地不放手

顺着风，将妩媚的腰身
在夏日里尽情地摇动
犹如丝绸一般，铺就开来

没有比麦浪更美的风景
乡村的肠胃，咀嚼与品尝
将青春的舞蹈尽情展示
温馨四溢，像当初的麦苗
成一种姿势依次蔓延开来

随风摇曳。麦浪心事重重
铺满了整个夏日的扉页
在田野里，挥洒青春年华
静候烈日炎炎，将麦子
逐一收割，堆成故乡的麦垛

麦浪

一些绿，攀爬于田间地头
麦子的幽香扑面而来

麦子黄了

◆吕游

当杜鹃开始在树林间放歌时
父亲正蹲在柱子下磨镰刀
反复推拉中的音调
正好给杜鹃的鸣叫伴奏

铁块和石头暗中较量
没有了星光四射
虽然彼此磨损
但又彼此成全

镰刀锋利无比
足以收割所有的希望
磨刀石夸张的曲线
像极了一张拉满的弓
父亲站在弓弦上
随时准备把自己射向麦田

老黄牛在院子的树荫下反刍
咀嚼着古老的农耕生活
它半眯着眼睛
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诗歌

